

1978年深秋的一个平常早晨，我怀揣着高考录取通知书，满怀对知识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和梦想，坐在破旧的货车驾驶室里，由家乡宿松前往安庆。经过大半天的颠簸摇晃、扬尘洗面，终于在城里一条矗立着高大繁盛梧桐树的街道戛然而停下。摇曳的树叶缝隙里隐约露出“群众旅社”的木牌，这就是我与这座城市相遇的第一个驿站，也是我二十岁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。也许从那时起，我的命运之舟就注定要系在这座江边古城，在它温情的怀抱里，在它似水般幽深的文脉气息里。

“群众旅社”大抵是贩夫走卒们歇脚聚会的处所。父亲是老“供销”，出差安庆经常住在这里。那天他提前电话联系了熟人。我爬下车，拽拖着自已的行李（实际就是一个装满衣物的编织袋、一床被子外加一条竹扁担），有些茫然地走进那个破旧的门楼。好在服务员阿姨很主动地招呼了我，拎着竹暖水瓶，领我进二楼的一个房间，我很快就安顿下来，心情也平复了些。正巧阿姨的孩子也考进了同一所学校，所以话题也多了些。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女性说安庆话，感觉好听。傍晚时下到一楼食堂买饭菜票，胡乱地吃了点，就想出门去看看城市长什么样。踏上两级水泥门槛，朝街道两边望去，好大的梧桐树！扑面而来，铺天盖地。后来我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几十年中，这些树的影子始终浮现脑海，挥之不去。

路灯昏黄的光从树叶缝隙中洒下斑斑点点，晃得眼发晕。我有些迷糊，不知该往哪走。抬眼远望，一个魁梧的人影向我走来。竟然是父亲！穿着那身蓝中显白的旧中山装，拎着包，笑容像太阳一样照亮我。我哽咽着，喊了

许多年，我都把那满街的悬铃木唤作梧桐。南京被称为金色长廊的梧桐大道，上海老洋房的梧桐树荫，武汉的公园与街畔，“法国梧桐”在夏天举着一蓬蓬阔大的绿，覆在城市的额眉之上，秋冬则有着蜜糖、赭红、琥珀、金棕色日光筛过，每一片都是时光冲泡的风景。我与世人一样，被一场漫长的命名骗局温柔地卷入，把一个远道而来的异乡客，错认成了扎根于华夏文化的君子。一错，便是经年。

悬铃木天生带着市井气。树皮斑斑驳驳，时不时便要脱下旧袍，露出新肌。它的叶子边缘偷藏着温柔的波状齿，风来时，窸窣窸窣地碎语。悬铃木按果序有一球、二球、三球之别，风来时，像挂了一树小小的钟摆，摇曳着整座城市呼吸。人们懒得细辨，索性将三兄弟一



“群众旅社”的羁居往事

黄剑平



晶莹 胡进 摄

声“爹爹”，几乎是扑了过去。原来，父亲担心我初出远门到城里找不着北，匆忙上了一辆正巧返回安庆的货车，赶到旅社找我。我不知道当时的心情是兴奋至极还是压抑着的感伤，反正有东西堵得难受。而时隔几十年后的某天下午，我在锡麟街的家里书桌上写下这段文字时，眼里依稀有酸楚的泪光。

那次，我只能算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。我的目的地是本省宣城的叶家湾，那里有所学校名叫安徽劳动大学。要先从安庆乘轮船去芜湖，坐火车赴宣城，再乘客车去叶家湾。

第二天起床后，到楼下一排长长的水泥池子里洗漱完毕，父亲带我去码头买船票，排队，候船。人流熙熙攘攘，我挑着行李紧随父亲身后，走过颤巍巍、摇晃晃的铁板通道，被人流裹挟着上了轮船。父亲叮嘱几句话就走下舷梯，久久地伫立江堤岸边望着我。父亲刚好50岁。若在今天尚属壮年，然过度操劳的他，身影有些佝偻了。刺耳的汽笛响起，船慢慢起航，我使劲儿向父亲挥手，轻易不落的泪水顶着凉嗖嗖的江风，满脸飘洒。我第一次懂得了离别的含义。

父亲伫立江岸的身影久久地刻在脑海里。多年后，只要到江边散

步，我就会清晰地记起父亲当年送我登船的场景。但凡踏上由家里去江边的宣城路，就会在昔日的群众旅社旧址旁默立片刻，忆起当年途往安庆、羁居小店的情景。

大学四年，寒来暑往，假期总是依着这条船车交替的路线奔波着，而我也因此成了群众旅社的常客。多年后，我从县里调到市里一家媒体上班，闲暇时常往江边去，看看曾无数次“下榻”的旅店和鸣着汽笛、冒着浓烟的轮船。回首尘烟深处的往事，躁动不安的心稍稍平复，繁杂编务、纷扰世事带来的疲惫感也渐渐得以消解和释放。

记不清是哪一年，宣城路两边茂盛的梧桐树仿佛一夜之间消逝了，只剩光秃秃的粗壮树杆（据说是因梧桐春季飞絮伤人眼睛，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一锯了之），当年绿荫蔽日的情景一去不复返了。群众旅社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换“门庭”，先是来安庆谋生的商贩于此安营扎寨，五花八门的各类小商品把过道门边塞得满满的，普通旅客也就很少入住了，再后来，随着城市改造，这家公办的旅店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。

恒久不变的是我这个来自乡野的年轻人深重的思乡情结。稍得空闲，我就乘车回乡下同父母家人们团聚。父亲偶尔也喝点小酒，相对饮酒也成了父子交流的催化剂。有个秋夜，父亲微醺后对我说：诶，我第一回喝啤酒你说在哪儿？在群众旅社，城里一个熟人请的客，一口啤酒下肚，满嘴酸骚味，差点都吐了。父亲憨笑着，脸上泛着红光。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突然记起那个与我的人生多次交集的江边小旅店，那些大树，眼睛酸楚楚地，禁不住闪出泪水。

滴滴都落在惆怅人心上，梧桐不再是草木，而是她孤苦飘零时抒发情怀的知己。

梧桐的风骨，更沉淀在千年传说里。《诗经》中的诗句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”，勾勒出祥瑞和谐的人间景象。庄子《惠子向梁》“夫鹓鶵发于南海，而飞于北海；非梧桐不止”，表现他清高孤傲的风骨。自古皇家植桐、诗词颂桐，再辅以凤凰栖桐的千古传说，让梧桐定格为高贵祥瑞的象征，也让“栽下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”的俗语，在人间代代流传。

第一次看到青桐，是去苏州旅行，当那阳光漫过修直泛白的枝干，枝干上有绿斑，远看裂叶如花，展现极致风雅，我恍然明白，这就是杜甫诗句“香稻啄余鹦鹉粒，碧梧栖老凤凰枝”的碧梧，也是名实相副的中国梧桐。我幡然心生愧疚，我与世间无数人一样不求甚解，草率混淆了悬铃木与青桐的名姓。

我们误把悬铃木的铃铛摇曳，当作了本土青桐的风骨心跳，在满城林荫里，淡忘了青桐温润的本名，辜负了它积淀千年的清雅与隽永。愿世人都能认识并归还青桐本该拥有的名字——中国梧桐。

欠中国梧桐一个道歉

李佳静

同唤作“法国梧桐”，好像给它一个法国的姓氏，便就染上了几分塞纳河左岸的黄昏。可它终究只是悬铃木科的远客，阔大掌状叶片、毛茸茸的球形果实，与真正的梧桐隔着山川风物，也隔着一整本植物典籍的距离。

而真正的中国梧桐，清雅地唤作青桐、碧梧，属梧桐科梧桐属落叶乔木。它站得笔直，青绿的树皮光滑盈润，像是被晨露洗过的碧玉，又像是少年温润的脊背。心形的叶子裂成三至五裂，待到结果，蓇葖果便开始了一场无声的魔法：初时紧护着种子，像慈母怀抱着婴孩；成熟了，便缓缓裂开，翻卷成一叶叶小舟。

早在先秦，梧桐便与琴结了一段宿缘。它不张扬，却自有一种清贵之气，是制琴的良材。尤其峯阳的孤桐，更因裁作琴瑟而声名远播。它的纹理笔直如君子之心，色泽温润如玉初开，仿佛天生便是为

弦音而生。

伏羲曾削桐为琴，那是传说里最初的琴声。而焦尾的故事，更像是一场烟火的慈悲。据《后汉书》所记，有人于灶下烧饭，火焰吞吐间，一片梧桐木正承受着烧灼。彼时，蔡邕恰好路过，闻其火裂之声，仿若良木的哀鸣。蔡邕从火中救下残木，亲手斫成七弦之琴，琴音果然悦耳动听，只是琴尾犹留着焦痕未消，于是它被唤作——焦尾琴。

梧桐从来都是文人墨客抒发情怀的诗词常客。李白的“人烟寒橘柚，秋色老梧桐”让整个秋天都苍老在梧桐的清冷中；温庭筠以梧桐衔住三更冷雨，一叶一声，把人间离情熬成漫漫长夜；李煜独锁深院，借寂寞梧桐框住满院清秋，将亡国的孤寂与离愁尽数托付；李清照笔下最是断肠的景致，梧桐更兼细雨，黄昏点滴绵长。雨落桐叶，声声敲心，点点